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張文祥刺馬案 第十二回 述根由大禪師收徒 隱姓氏張義士訪友

話說楊幻聽了無垢的話，笑道：「師傅知道我父子此刻雖不曾出家，卻已沒有家了麼？□年前，我父子在河南原籍不但有家，並是轟轟烈烈熱鬧的大家。自己家裡的眷屬奴僕不在內，就只每日在我家盤桓的親戚朋友，至少也有四五□人，這還不是熱熱鬧鬧的大家嗎？誰知敵內去世後，家政經理無人，家業便一年不如一年的凋零下來。漸漸供給不起親友，親友似漸漸的疏遠不大上門了，更漸漸蓄不起奴僕，奴僕也就一個一個的換上主人了。所有相依不去的，只有這個小子。為人到了這一步，還有看不透的世情嗎？這小子若沒有安頓的所在，我也不捨得就此不顧他。於今既遇著師傅了，正是他的福報。他果能即時皈依三寶，求師傅剃度，我心不但沒有捨不得的念頭，並且深慶他能得所。」無垢合□，口念阿彌陀佛道：「這就更難得了。」無垢和尚這夜就在船上歇宿。楊幻陪著談論了多少時事，評駁了多少人物，忽然想起無垢所說的徒弟來，忍不住問道：「師傅在□年前收的那位高足，畢竟姓甚名誰？既到寒舍見過小子，一定也見過我的，我只是想不起何時來過會武藝的出家人來。」無垢略沉吟了一下，笑道：「我那小徒原不曾出家，居士如何想得起來呢。居士不是外人，貧僧不妨直說。小徒到尊府去的時候，貧僧雖不知講他假托甚麼姓名，然可料定他決不肯將真姓名說出。因為他身上的案件很多，在河南地方說出真姓名來，多有不便，並且怕拖累居士。居士廣結納天下豪傑之士，張文祥這個人，居士曾聽人談起過嗎？」楊幻道：「不是四川的梟匪頭目張文祥麼？」無垢和尚笑道：「除了那個張文祥，那裡還有第二個張文祥，夠得上稱天下豪傑之士呢？」楊幻也點頭笑道：「那是時常聽得有人談起他，說他武藝高強，性情豪俠，實在是一個數一數二的好漢。不過談論他的人，沒一個不歎息他，說他可惜走錯了道路。以那們好的天資能耐，不走向正路上去，建功立業，將來封妻蔭子，卻專一結交川中無賴，成群結隊的販私鹽。聽說幾次與官兵對壘，都是張文祥打勝了，官廳幾番想招安他，他不但無理，並殺戮了好幾名官員，弄得官府沒有法子，只好懸重賞捉拿他。我聽了張文祥這種行為，也委實有些替他可惜。大師的高足，就是張文祥麼？」無垢也歎了一口氣，說道：「凡事不是身歷其境的，不容易明白。以張文祥的聰明智識，何嘗分辨不出邪正。譬如騎在老虎背上的人，豈不自知危險，急想跳下虎背來。但是不跳下，不得近虎口；跳下來反不能免了。如果有方法能跳下此背，又可免遭虎口，張文祥早已改邪歸正了。」

楊從化著頭思索了一會，忽向無垢問道：「張師兄是不是三□來歲年紀，長條身體，紫色臉膛，兩道長眉入鬢，說話略帶些口吃的呢？」無垢笑道：「你何以見得這般模樣的是他呢？」楊從化望著楊幻說道：「爹爹不記得那個性趙的嗎？他說姓趙，行一，就叫趙一，沒有名字。他去後，爹爹不是很覺得奇怪嗎？說他這般本領高強的人，應該早有很大的聲名了，怎麼就叫做趙一。而趙一這兩個字，卻從來沒聽人談過呢？我當時聽得爹爹這般說，也疑心必是有名的人，或者因恐怕敵不過爹爹，壞了自己的聲名，所以不說真姓名。依師傅的話推想起來，那趙一不是張師兄，還有誰呢？」楊幻沉吟看沒開口。

無垢笑道：「倒是你推想的不差，你且說那趙一是何時到你家去的？在你家是怎樣的情形？」楊從化道：「那趙一在三年前到我家，小歇宿一夜，就推說事忙走了。初時談論拳腳武藝，不肯和我爹爹較量，言動很是恭敬，很是客氣。問我練了些甚麼工夫。似乎□分仔細。後未定要和我交手，我推辭不掉，只得和他走了兩趟。他卻只是招架，絕不還手。我見他身體矯捷得非常，只願向後閃避，打算將他逼到沒有退路的地方，看他怎樣。只見他背貼牆壁，牆壁就洞穿了一個和他身體一般大的窟窿，用斧頭鋼鑿成，也沒有這般迅速這般齊整。我記得他次日臨走的時候，笑嘻嘻的向我連說了幾句後會有期。」楊幻說道：「怪不得那人有如此高強的本領，原來是老師的高足。我真粗心，當時也不知道根究他一個來由。」無垢道：「居士當時不根究他的來由也好，小徒生性甚是多疑，他去府上原是好意，沒得因無意的根究他來由，倒使他好意變成了惡意。」楊幻父子這夜又和無垢談論了一會，就彼此安歇了。

次日，帶著楊從化要走。楊幻心裡總不免有些依戀，對楊從化說道：「你的緣法好，能得著這樣的高明師傅，更有那們了得的師兄。只要你能不辜負你師傅的栽培，將來的造就，實不可限量。我現在己年將花甲，此後得一日清閒，便是享受一日的福報。沒有重創家業的心，自然沒有再行住家的事，游到那裡是那裡，在何處死了，便在何處掩埋。你此去但一心伺候師傅，不可想念我。我若有緣游到湖南，必來紅蓮寺瞧你。你會著你師兄張文祥的時候，說我問候他，他的境遇，我因與他只有一面之緣，不得而知。不過我□分佩服他是好漢，也□分愛惜他這個好漢。師傅說他騎虎不能下背，自是實在情形。但是我有一句話奉送他，就是勸他得好休時便好休，綠林只是好漢暫時存身之地，不是終生立足之區。他既是得高師，出家豈非跳下虎背的第一妙法？」楊從化淚流說道：「爹爹的話，孩兒牢記在心，遇見師兄便說。」楊幻又拜托了無垢一番，無垢才帶著楊從化作辭去了。楊幻從此單獨一個人，遊蹤無定。不知游了多少年，何時死於何地，正應了那句不知所終的老話了。

於今且說楊從化跟著無垢和尚，一路並不耽擱的回到紅蓮寺。這時紅蓮寺裡，已有□來個和尚，都是無垢和尚的徒弟。寺裡雖一般的供奉了佛像，只是並不開放給俗人燒香禮拜。無垢和尚在寺裡的時候，每日由無垢率領著眾和尚做幾次照例的功課。一到夜間關閉了山門，無垢便督率著眾和尚練習武藝。楊從化聰明出眾，武藝本來在眾和尚之上，無垢更特別的喜愛他，盡自己的能耐傳給他。楊從化一因沒有六親眷屬，心無罣礙；二因年輕沒有損友引誘他人邪途，除學做佛堂功課以外，能專心一志的練習武藝。無垢在眾徒弟中，獨喜愛楊從化，也只最信用楊從化。寺中有許多內容，眾和尚所不知道的，楊從化無不知道。

原來這紅蓮寺，表面雖是無垢募化□方得來的銀錢，蓋造這一所寺院做淨修之所的。實在就是張文祥拿出錢來，由無垢經手蓋造這寺院，為他自己將來下台地步的，所以泥木匠都從四川雇來，暗室機關造得異常巧妙，非深知內幕情形，不但在房裡房外部尋不出一點兒可疑的破綻來。儘管動手將這一座寺院拆毀，夷為平地，也不會顯出可疑的地方。是這般建造紅蓮寺的主意，果然不是無垢和尚想出來的，也不是他徒弟張文祥想出來的，這其中還有一個才高八斗、足智多謀的人物在內。這人是張文祥的把兄，姓鄭，單名一個時字。講到張文祥的事，因為有刺殺馬心儀那椿驚天動地的大案，前人筆記上很有不少的記載，並有編為小說的，更有編為戲劇的。不過那案在當時，因有許多忌諱，不但做筆記、編小說戲劇的得不著實情，就得了實情，也不敢照實做出來、編出來。便是當時奉旨同審理張文祥的人，除了刑部尚書鄭敦謹而外，所知道的供詞情節，也都是曾國藩一手遮天捏造出來的，與事實完全不對。在下因調查紅蓮寺的來由出處，找著鄭敦謹的女婿，為當日在屏風後竊聽張文祥供詞的人，才探得了一個究竟，這種情節不照實記出來，一則湮沒了可惜，二則在下這部義俠傳，非有這一段情凶加進去，荒唐詭怪的紅蓮寺，未免太沒來由。因此儘管是婦孺皆知的張文祥刺馬故事，也得不得憚詞費，依據在下所探得的，從頭至尾寫出來，替屈死專制淫威下的英雄出一出氣。

閒話少說，且說楊從化到紅蓮寺有了半年，與聞了無垢和尚與張文祥的一切秘密。這夜已在二更過後了，楊從化在夢中被人推醒。張眼看時，還彷彿認得出是幾年前在河南原籍和自己交手的趙一。心裡早已明白就是大師兄張文祥，並非真個性趙行一。連忙翻身起來，正待稱呼他一聲大師兄，張文祥已笑著開口說道：「楊公子久違了，還認識我趙一麼？」楊從化已下地對張文祥叩頭行禮，口稱大師兄道：「自從來此半年，無一日不想念大師兄？」慌得張文祥連忙陪禮，笑道：「楊公子為何稱我趙一為大師兄？」楊從化正色道：「還在這裡楊公子楊公子，我真不敢和大師兄說話了。那年自大師兄走後，我和家父都疑心趙一不是真姓名，不過憑空想不到是大師兄罷了。所以我和家父在陝西初遇師傅的時候，師傅一提到大師兄曾去我家的話，我便知道大師兄必就是那個假趙了。」

張文祥道：「我那時連對你說幾句後會有期，你不覺著我是有意麼？」楊從化道：「那時雖不知道是甚麼用意，但已覺得說那話的語氣和神情，都不像平常臨別時照例說出來的套話。」張文祥笑道：「可見得凡事皆由前定，我若在那時向你和老伯直說，要引你到紅蓮寺來，拜我師傅做徒弟，□有九是辦不到的。因為那時的機緣還不曾成熟，雪門祖師在三年前，早算就下楊老伯有在

家鄉不能居住的一日，所以直待你隨楊老伯游到了陝西，師傅才來相見。」楊從化想起自己父親吩咐轉述的話，即將那夜在船上楊幻與無垢和尚談論張文祥的話，及次日臨行所吩咐的話，都很委婉的說了。

張文祥聽罷；就窗眼裡向天空恭恭敬敬的作了三個揖道：「楊老伯愛我的厚意，我應銘心刻骨的感激，我只要略有機緣，誓不辜負他老人家這番厚意。你是我自己親兄弟一般的人，我的事不妨直告你知道，我此刻的境遇，若是出家可以了事，也不自尋苦惱了。我在四川，連我自己有三個把兄弟。大哥姓鄭，名時，雖只進了一個學，然學問淵博，四川的老生宿儒，沒一個不欽佩鄭時的才情文采。並且他不僅文學高人一等，就是行軍佈陣，划謀定計，雖古時的名將，也不見得能超過他。數年來我輩在川中的事業聲名，全仗他一人運籌帷幄。我和三弟施星標，只是供他的指揮驅使而已。不過每次與官兵對壘，總是我奮勇爭先，所向披靡，因此我在四川的聲名，倒在鄭大哥之上。其實我輩若沒有鄭大哥運籌帷幄，早已不能在四川立腳了。鄭大哥也知道綠林只可以暫時托足，不能作為終生的事業。無如手下數千同甘共苦好多年的兄弟，一個個都是積案如山的人，一旦散夥，他們都找不著安全立足之地。望著他們挨次斷送在那些狗官手裡，我們當好漢的人，於心何忍。」

楊從化截住問道：「不是大家都說官府曾幾次派人來招安，大師兄不但不肯，反把官府派人來殺戮的嗎？這又是甚麼道理呢？」張文祥笑道：「招安兩個字，談何容易。在四川那些狗官，那一個配有招我們的氣魄，配有駕御我們的才能。既沒有氣魄，又沒有才能的狗官，就不應提起招安兩個字。招安這兩字從他們口裡說出來，不過想邀功得賞，打算用招安兩字騙我們落他的圈套罷了，是這般居心，就應該殺戮，何況真敢派人來嘗試。他既存心來要我們的命，我們自然不能饒恕他。如果真有一位有才幹有氣魄的好官，休說招撫我們之後還給官我們做，那怕招撫我去替他當差，終日伺候他，我也心甘情願的。我和鄭大哥都抱定一個主意：寧肯跟一個大英雄大豪傑當奴僕，不願在一個庸碌無能的上司手下當屬員。」

楊從化點頭道：「這種主意，實在不錯。不過英雄可以造時勢。豪傑之士，雖無文王猶興。以師兄與鄭大哥這樣的文武全材，只要有了這個改邪歸正的念頭，將來一有機緣，飛黃騰達自是意中事，本來也不能急在一時。不知那位施星標三哥是怎樣的一位人物？」張文祥道：「施三弟麼」，論這人的本領，文不能提筆，武不能揮拳。只是為人誠實，外不欺人，內不欺心，現成的事教他去辦，他是能謹守法度，不能將事情辦好，也不至將事情弄糟。若教他去開始辦理一樁事，那是不成功的。我和鄭大哥就愛他為人誠實，不知道世間有狡猾害人的人，並不相信世間有狡猾害人的事。他跟著我兄弟兩個，總不至有上人家的當的時候，若離開我兄弟兩個，他就不行了。」

楊從化問道：「聽說師兄在四川，也時常攻城奪地，將府縣官拿住斬首，是不是確實有這種行為呢？」張文祥道：「這不算稀奇。攻城奪地，殺戮官府，也不但我們這一起人。凡是幹我們這種行業的，總免不了有與官兵動手的時候。既動手就有勝負，負則逃散，勝則奪取城池。不過只我們這一起的力量大些，從來不曾打敗過，所以外面的聲名鬧大了。」楊從化道：「那麼，師兄在四川佔領的城池應該不少了？」張文祥笑道：「誰去認真佔領，和官兵打一個不歇休呢？我們若和官兵認真打起來，是無論如何討不了便宜的。我們的人，一陣少似一陣，一時沒有增加添補，官兵是可以有加無已的。惟有飄忽不定的一法，可以對付官兵。做官的人，誰也不願意打仗，只要目前安靖了，就得粉飾太平，邀功討賞。便明知我們藏匿在甚麼地方，他也不顧問，不是面子上太過不去了，決不至興師動眾的和我們相打，我們也只求生意上可以獲利，又何苦無端去找官府為難，因此才能兩下相安的過下去。」

楊從化道：「此刻師兄到這裡來了，於那邊的事業沒有妨礙嗎？」張文祥道：「久離是不妥的，有鄭大哥在那裡，大致還可以放心，這地方就是鄭大哥出主意經營的。鄭大哥也多久就料定做私鹽不是長遠的局面，不能不趁這時候，積聚幾文血汗錢在這裡，作將來退步的打算。但是我們三兄弟的聲名鬧的太大，萬不能由我三人出面購產業，而這種銀錢上的事，又不容易托付得人。鄭大哥想來想去惟有托我師傅，因他老人家是個出家人，銀錢可以由募化得來，不必定有出處。若在俗人，憑空拿出許多銀兩出來買田購地，旁人看了，沒有不生疑的。旁人一生了疑心，就難免不查根問蒂，萬一露了一點兒風聲出去，我三人便枉費心機了。我三人將來的下場，□九得依遵楊老伯的話，以出家為上。」楊從化道：「我非母親早已去世，父親雖健在，然風燭殘年，且萍蹤無定，今生能否再見，尚不可知，是則有父也和無父一樣。兄弟妻子更是無有，難得有這出家的門路。我一响打算求師傅替我剃度，師兄的意思以為怎樣？」不知張文祥怎生回答，且待下回再說。